**百年未有变局之下的东北亚地缘政治新变化**

在过去的百年里，世界经历了多次大的力量对比变化，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的结束，都对国际秩序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当前国际社会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和调整，涉及国际秩序、经济格局、科技进步、文化交流以及全球治理等多个层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现了国际秩序在多维度上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国家间的关系、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标志着国际秩序和全球力量结构的根本变化。它不仅是对过去一百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回顾，也是对未来走向的预判。历史上的每一次大变局都伴随着技术革新、经济重组、政治格局的重塑，以及文化观念的更新；在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反映了全球经济力量的重新分配，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传统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东北亚国际秩序演进**

俄乌冲突及巴以战争爆发以来，东北亚安全不确定性增强。受此影响，东北亚地区秩序正在重塑，呈现新旧秩序交替特征。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在新的国际体系突变的环境下，东北亚国际秩序演变正在向全新的安全、政治与经济架构迈进。美国的政治失灵与政策失败导致美国的全球治理下的和平也进入运转失灵的状态，美国国内政治的两党分歧导致对外政策的不稳定与全球治理的不可靠致使美国进入“帝国生命周期尴尬阶段”，与冷战结束时期“帝国巅峰时期”相比，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受到削弱，全球治理能力有所下降，已经开始失去全球性的影响力，凸显美国霸权的局限性，进入了所谓的“帝国没落的综合征困境”。

在东北亚地缘政治出现三种新的变化，美国治下的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被新的重商主义而左右“世界新秩序”的构建。美国正在通过格子化的网络同盟的打造，带来彼此隔离与相互对抗世界秩序，而放弃应对气候变化、金融动荡、全球流行病等公共产品的供应。

**（一）美西方全力遏制“东方专制国家”**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背景下，美西方正全力遏制东北亚的“东方专制国家”，这一政策体现在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及全球战略布局方面。

在军事安全层面，美国和其盟友正在通过地区性热战和全球性冷战的双轨并进策略，加强其对东北亚“东方国家”的遏制。热战的持续升温，特别是在欧洲和中东等敏感地区，不仅反映了地区性冲突的长期化和不可控性，而且预示着这些冲突可能演变为跨地区性战争。美国利用北约等传统盟友关系，以及通过建立新的海权国家大联盟，试图在欧亚心脏地带建立新的秩序，旨在通过这些地区性热战，重新激活并推动全球性冷战的态势，构建一个新的对抗框架。中国的崛起被美国视为其全球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之一。在东北亚，美国加强了与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友的军事和安全合作，通过提高这些国家的防御能力，增加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推进反导和区域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同时，美国也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与这些盟友合作，形成对抗中国科技崛起和经济发展的联盟。

在地缘政治方面，美西方盟友通过推动全球北约化和印太化策略，构建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框架，以此作为应对可能的全球性大冲突的筹备。从俄乌冲突到巴以战争，这些冲突不仅点燃了可能引发更大规模冲突的火种，而且也成为了美国战略布局的一部分。美国通过这些代理人战争，旨在研究和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战场态势的新变化，为可能的全面冲突做准备。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布局还包括加强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多边合作，如通过三边机制（美-日-韩）加强军事、情报共享和协调，通过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制裁，以及在该地区部署战略资产，如航母打击群和战略轰炸机，旨在遏制朝鲜，同时也向该地区的盟友展示美国的安全承诺。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采取的策略，不仅是出于遏制其军事能力的考虑，也是在维持地区力量平衡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一部分。

在地缘经济方面，美国正在将中美竞争从贸易战升级到科技战和金融战。通过构建技术和金融的“小院高墙”，美国旨在重新组建对中国的遏制战略。这种策略不仅限于双边关系，而且还通过多边机制和联盟，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对抗“东方专制国家”的经济框架。美国试图通过各种经济合作框架和倡议，如印太经济框架，增强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以经济手段巩固其在东北亚的影响力，并构建一个旨在对抗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秩序。综上所述，美国的全方位东北亚战略旨在通过军事、地缘政治、经济手段以及全球战略布局，全面遏制“东方专制国家”的挑战，以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面对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美国如何平衡其在东北亚的对盟友的军事承诺与经济利益，以及如何与区域内的盟友协调其战略目标，将是决定该地区未来国际秩序演变的关键因素。东北亚国际秩序的演变不仅反映了美国遏制“东方专制国家”策略的具体实践，也展现了该地区在全球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世界已经进入了“按菜单点餐”多项互动的模式，一国可以在安全上与他国结盟，也可以在经济、能源、贸易与文化交往上与其他国家合作，美西方推行民主对专制的“二元套餐范式”的“西方对非西方”全球联盟的做法，显然已经成为破坏多元互动与多极化国际秩序的障碍，将会导致地缘政治更加复杂、经济更加分裂、供应链更加分散，导致东北亚区域内的跨境产品、资金、人员与数字经济的发展面临更多的限制。

**（二）多元复杂因素带来的区域秩序变化**

东北亚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深受地缘政治与区域经济的影响。这一地区的复杂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历史上创造了战后世界最辉煌的经济成就，同时也是冷战遗留问题和潜在冲突的集中地。这里不仅汇聚了大国之间最为集中的复杂关系，也可能是未来改变国际格局、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区域。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虽然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力量分配足以解释国际政治中的现象，但国家内部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亦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包括各国的战略目标、实施战略的手段和能力等。东北亚地区的国家目前正经历重大的国内变革，这些变革不仅取决于各国的政体性质，也将影响到各国的对外战略和地区乃至全球的国际秩序。中国的和平崛起、日本向“正常国家”的转型、俄罗斯的复兴，都是影响该地区未来走向的重要因素。

东北亚国家间的关系展现出多边、双边和单边机制特征。尽管多边合作进程有所发展，但区域内的安全困境并未根本解决。美国在该地区的双边军事同盟结构，及其在印太地区增加军事部署、强化同盟体系的举措，继续将台湾、朝鲜半岛、南海和东海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手段，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秩序带来了重大影响。此外，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还显示出权威结构的缺失和权力结构的失衡。区域内缺乏广泛认可的政治行为规范机制，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利益纠纷加剧了紧张局势。冷战结束后的权力结构变化，尤其是日美同盟的加强和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形成，造成了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同时，由于中美对抗的加剧，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的不可控危机可能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地缘安全形势，推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

**（三）东北亚区域秩序变化的基本特征**

进入21世纪，东北亚区域秩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竞争与合作并存、多元化的政治安全结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与国家主权至上的基本特征。

东北亚区域内大国之间权力角逐和利益纷争日益加剧，表现出结构性矛盾造成的竞争和共有利益驱动合作的两大特点。东北亚潜在冲突许多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问题，加之，全球性的中美竞争、俄乌冲突与以巴战争的外溢可能重塑地区安全与经济秩序。为威慑俄罗斯、遏制中国崛起美西方正在重振大西洋联盟，推动北约向东北亚扩容及“类北约”的“脆弱形成”。

东北亚区域内的竞争性国家间关系并未导致大规模的动乱，主要得益于区域合作机制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经济合作关系在制约国家间竞争行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并存状态体现了区域内复杂的国际关系动态。东北亚地区存在多极模式、霸权模式和多边安全合作模式三种政治安全结构，这些模式共同构成了该地区多元、复合的政治安全格局。其中，多极模式反映了地区内多个强国间的力量平衡，霸权模式突出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和作用，而多边安全合作模式则体现了通过区域合作机制来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围绕着台湾问题、南海争端、钓鱼岛争议、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日俄领土争端等多个热点问题。这些问题和国家间的领土纠纷是大国之间竞争及冲突的主要原因，尤其是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利益使得这些争议更加敏感和复杂。类似于17、18世纪的欧洲，东北亚国家之间长期以来都高度重视主权，将其视为不可侵犯。这种主权至上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内的深入合作。

可以说，尽管东北亚地区具有非同寻常的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但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源自于大国间相互威胁和猜忌的心理以及地区内部各种热点问题。总的来说，东北亚区域秩序的变化体现在竞争与合作的并存，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安全结构的多元化。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动态既包含了由于地缘政治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冲突，也包含了通过区域合作机制促进和平与稳定的可能性。

**二、东北亚国际秩序的未来趋势**

冷战后的东北亚地区，从体系层面来看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从冷战两极格局转向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安全秩序格局；二是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引发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经济格局的重组。美国持续的霸权领导地位和中国的崛起导致了东北亚秩序的多样性。这种新秩序与冷战时期的直接对抗的旧秩序不同，现在的东北亚国家尚未有哪个国家能够直接颠覆美国的霸权地位，除了美国盟友之外，也有区域内的国家出于对冲中美大国博弈带来的危害，依然选择“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策略。一些国家选择尽可能地与中国进行经济整合，调整并适应中国的崛起。[[1]](#footnote-0)

**（一）后单极时代与东北亚的国际秩序**

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以及涉及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和互动的封闭体系系统。随着冷战的结束，导致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不断增加。尤其是在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中日之间的历史和领土争议、以及地区内外大国的战略竞争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降低了地区内外政策的可预测性，增加了国家行为的随机性和体系内的不稳定性。尽管全球层面上美国仍保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东北亚地区内的国际关系已经不完全受制于这种单极结构。相反，该地区展现出多极化的趋势，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恢复和增加，成为区域内重要的权力中心。这种多极化的趋势减弱了单一超级大国对该地区国际政治的约束力，使得区域内的国家在采取行动时拥有更多选择和可能性。

进入21世纪，东北亚地区的权力去集中化趋势明显。中国物质崛起最引人注目的信号是中国在21世纪头20年里实现了几个重要的经济里程碑，[[2]](#footnote-1)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增长，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担心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自身而引发“权力反转”效应。[[3]](#footnote-2)同时，日本、韩国和俄罗斯也在寻求扩大自己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这种权力的去集中化导致了东北亚国际秩序系统失序和失衡。特别是中美之间在贸易、科技和安全领域的竞争，深刻影响东北亚乃至全球的国际秩序。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政治展现了后单极时代权力去集中化的特征。这些变化反映了地区内部和全球层面上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提示了未来地区安全和合作需要应对的挑战。

**（二）全球化时代与东北亚国际秩序**

全球化与数字革命对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全球化不仅促进了跨国界的信息、人员、货物和资本流动，也加剧了国际竞争，从而在全球与地区范围内重塑了权力的分布和行使方式。全球化和数字革命既带来了新的合作机会，也带来了权力结构、国际关系以及文化认同方面的挑战。

数字革命，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过程，对东北亚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全球流动，知识和科技的全球扩散对东北亚国家的影响尤为显著。区域内的经济和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美国作为传统的科技和经济超级大国，面临着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强烈挑战。这些国家通过吸收和创新全球科技知识，快速提升了自己的制造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进而寻求在国际机构和全球治理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全球化促进了商品、信息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对东北亚国家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和共同市场的建立，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合作。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恐怖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利用这种自由流动增强了自身的能力，有时甚至挑战国家的权威和安全。全球化还推动了文化的全球同质化。[[4]](#footnote-3)通过全球媒体网络和文化产品的广泛传播，全球文化消费模式趋于一致。尽管这种趋势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但也引发了对文化多样性和本土文化身份的担忧。在东北亚，这种文化同质化的压力与维护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的需求之间的张力，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矛盾。

在东北亚，面对全球性挑战时，单一国家难以独立作出有效响应。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跨国犯罪等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之间的协作和国际组织的参与，要求东北亚国家在外交政策上更加注重多边合作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总之，全球化和数字革命通过知识与科技的扩散、自由流动的促进以及文化的同质化与权力耗散，对东北亚国际秩序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三）多极化趋势与东北亚国际秩序**

东北亚秩序在当代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受到全球化、技术进步、经济互依性增加以及传统和新兴行为体影响力的显著提升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东北亚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中心，包含了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以及涉及朝鲜半岛的复杂安全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该地区的国际秩序。

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再平衡策略、日本和韩国寻求区域与全球角色，以及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利益追求，构成了复杂的大国竞争与合作关系网。这种多极化大国关系增加了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的不确定性，同时也为经济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可能性。东北亚多极化也见证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多元化特征。例如，跨国企业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技术交流与投资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非政府组织在环保、人权等问题上推动了跨国合作；而网络安全和恐怖主义问题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挑战国家对暴力使用的垄断。[[5]](#footnote-4)要求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安全领域展开合作。

在这一多极化背景下，东北亚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将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的外交政策和地区战略将对东北亚的稳定与合作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些国家在平衡竞争与合作、维护自身安全与促进区域一体化方面的政策选择至关重要；东北亚相关国家加强现有多边机制如东亚峰会、六方会谈等，以及探索新的区域合作平台，将有助于管理和解决地区内的复杂问题，推动安全与发展的共同进步；如何有效应对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环境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将是检验东北亚国家合作意愿与能力的重要指标。东北亚国际秩序在多极化的当代世界政治背景下展现出独有的复杂性。在东北亚国际秩序的背景下，国际体系的结构和过程的相关性以及其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对该地区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动态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结束语**

东北亚，作为一个由多个强大经济体和军事力量（如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组成的地区，作为一个与全球制度和进程深度互动的地区，其区域动态有可能影响全球结果。[[6]](#footnote-5)其国际体系中结构约束性减弱和国内政治变化对区域安全和合作的深远影响。国际结构性约束是指对于某种行动，以禁止、或实施代价太大、或强制推行某种行动等方式，限制了国家互动与行动的自由。[[7]](#footnote-6)在东北亚，结构性不确定性的增加反映在区域力量平衡的变化和多极化趋势中。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策略实施，原有的国际结构性约束开始松动，为区域内的多元化国家之间互动与行动策略提供了空间。这种变化导致了权力分布的更加去中心化，各国在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时采取了更加灵活和多变的策略。例如，日本和韩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加强自主性的努力，以及朝鲜核问题上的复杂多边协商，都体现了结构性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加深，东北亚各国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频繁和立体，信息流动的速度和密度大大增加，增加了决策的不确定性。[[8]](#footnote-7)这两种类型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东北亚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结构性不确定增加导致了传统的安全和经济联盟关系受到挑战，促使地区国家探索新的合作机制和战略伙伴关系。其次，信息不确定性的增加要求地区国家加强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以减少误解和冲突的可能性。此外，随着多种行为体变得更加自由和不可预测，区域内的安全挑战也变得更加复杂，要求国家之间采取更加灵活和创新的合作策略，以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东北亚国际秩序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国家如何适应并管理结构性和信息决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它们如何通过建立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和合作平台来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

东北亚地区的国家间合作机制与欧洲和美洲相比,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从整体看,东北亚地区主义表现出明显的功能性合作色彩,政治与安全合作明显滞后于经济合作,呈现出高度的不同步性。这种不同步性与地区国家的东北亚认同感较弱关系很大。” 但是,合作的趋势在推动东北亚地区一体化的同时,也起着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作用。通过地区经济合作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已经使合作逐渐成为东北亚国家的共识。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既是竞争的关系,也是合作的关系,竞争是彼此的权力威慑与猜忌造成的,合作是基于成本收益差距做出的理性选择。

东北亚各国之间伴随着经贸相互往来,呈现出合作远远多于竞争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对东北亚复杂的政治安全消极影响具有稀释的作用。这种紧密的贸易关系,会形成东北亚各国外交、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交流的局面。有助于形成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平衡。这种平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势力平衡，更多地体现为相互依存的现实利益的平衡。面对区域内各种挑战，区域各国如何保持内部凝聚力、向务实合作过渡，进一步提高区域合作机制能力至关重要。[[9]](#footnote-8)

在东北亚信任的稀缺不仅影响到双边关系，更有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任何重要经济体之间的不信任都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如全球市场的波动、跨国公司的运营风险增加以及国际投资的不确定性。要解决这种信任危机，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机制建设。首先，加强联合国国际规则的制定和遵守，中国在联合国提出的关于安全、发展和文明的三大全球倡议，每项倡议都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加入。其次，通过多边合作平台和国际组织促进对话和交流，如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推动规则的公平实施和争端的有效解决。最后，国家间的直接对话和交流也不可或缺，只有增加透明度和相互理解，才能逐步缓解紧张关系并重建信任。此外，大国竞争也涉及东北亚秩序的调整，在美国不断推动对华的混合战争背景下，很显然有悖于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秩序的构建，引发东北亚地区爆发巨大冲突的风险，面临地缘政治紧张、地缘经济萧条的“冷战对抗”的局面。

作者简介：巴殿君，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政治所所长，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

1. David C. Kang, ‘Still Getting Asia Wrong: No “Contain China” Coalition Exis 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5, No.4, 2022, pp. 79-98. [↑](#footnote-ref-0)
2. Foot, R. China’s rise and US hegemony: Renegotiating hegemonic order in East Asia? Int Polit 57, 150–165 (2020). https://doi.org/10.1057/s41311-019-00189-5. [↑](#footnote-ref-1)
3. Alastair I.Johnston and Sheena Chestnut, “Is China Rising?” in Eva Paus, Penelope B.Prime, and Jon Western, eds., Global Giant: Is China Chang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p.243 [↑](#footnote-ref-2)
4. Robert Holton, “Globalization's Cultural Consequenc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570 July 2000 , p.150 [↑](#footnote-ref-3)
5. 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Liberation Movements,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Substance Cartels, and Other Para-State Entities,” www.fas.org/irp/world/para/index.html. [↑](#footnote-ref-4)
6. Foot, R., & Goh, E. (2019).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East Asia: A New Research Prospectu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1(3), 398-423 [↑](#footnote-ref-5)
7.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p.4 [↑](#footnote-ref-6)
8. Jean-Bernard Brissaud, “The Meaning of Entropy,” Entropy, vol.7, no.1 March 2005 , pp.68—96 [↑](#footnote-ref-7)
9. Hidetaka Yoshimatsu, ASEAN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in Regionalism: From East Asia to the Indo-Pacific,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42, No.1, 2023, pp.25-44. [↑](#footnote-ref-8)